

罗雨笙 著

梦  
的  
追  
求

——罗雨笙文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Luo Yu Sheng Wen Ji

罗雨笙著

罗雨笙文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追求 : 罗雨笙文集 / 罗雨笙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 2013.2

ISBN 978-7-5402-3060-9

I . ①梦… II . ①罗…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20432 号

## 梦的追求——罗雨笙文集

---

著 者 罗雨笙  
责任编辑 夏 艳 申 妙  
装帧设计 赵日光  
策 划 报时鸟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86-10-65240430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1.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3060-9  
定 价 29. 80 元

## 我愿是……

我愿是只小鸟，  
飞翔在你理想的天空。  
我愿是枝花朵，  
永不凋谢地扎根在你心中。  
我愿是你手中的笔，  
伴随你的事业写出一篇篇宏文。  
我愿是你弹奏的乐器，  
倾诉心心相印的欢乐与痛苦的曲。  
我愿是你手中的伞，  
抵挡夏日里向你袭来的暴雨酷日。  
我愿是只精灵、保护神，  
飞在你的上空，  
为你拨开迷雾，  
指点迷津，开导前路。

——作者 自题于  
1985年8月（生日）

# 外化于表 内化于心

许福元

观看罗雨笙随乐起舞，觉得她舞姿稚嫩，并非专业。但清如白鹤、高贵典雅、静穆纯朴而颇有禅舞境界。她衣着清淡而不富丽，简洁却不落俗套，庄重飘逸而富禅意。

于是，从禅意寻过去，寻到灵源。修佛学，有慧根的人，通过悟性，达到慧性圆明；学《荀子》，玉在山而草木润；习《庄子》，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罗雨笙的灵源不只是来自东方智慧，亦有西方哲思融汇其间。她诠释叔本华的幸福观是高贵的天性、清醒的头脑、乐观的气质、爽朗的精神、健康而完善的体魄；在卡莱尔的英雄观里，她认同英雄的首要特点是真诚，一种深刻、伟大、真正的真诚；如何对待友谊，她从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观点中感悟：友谊是两个敏感、正直的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沟通。

罗雨笙其人，修德润身，心境澄明。外化于表，内化于心。其文隽秀空灵，心映万象，属形而上而非形而下。有人百读也未必解其意，但也不乏有人于拈花微笑之间，心领而神会。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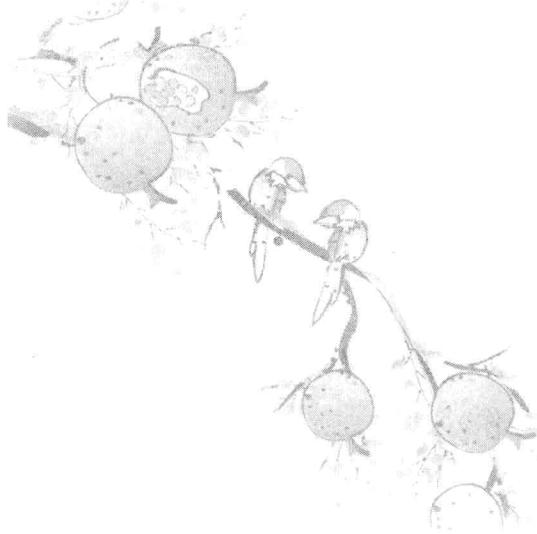


用黄庭坚的两句诗：“灵源大士人天眼，双塔老师诸佛机。”  
虽雄踞高处，未必是巅，但她确已站在中西哲学思想的一定高度。  
当你对她仰视时，罗雨笙的目光又移向另一座高峰了。

余作诗以为序：

萧瑟残冬遇阳春  
名门之女雨笙文  
笑随仙鹤翩翩舞  
独倚孤松漠漠魂  
脚下玉龙飞白雪  
头上瑞气卷祥云  
扁舟系水三千里  
竹青菊隐尔精神

2012年3月



# 目 录

001	外化于表 内化于心 / 许福元
001	梦的追求
001	敏哥，你在哪
013	敏哥，你在哪（续篇）
018	感悟“真爱”
021	人生的四种境界
025	“精神”之爱
027	浅议“顿悟”与“渐悟”
030	关于马斯洛和他的自我实现论
035	浅谈叔本华的幸福观
039	从艺术欣赏所想到的
044	关于美
049	感悟“艺术”之美
054	浅议“灵感”
057	浅谈外国诗欣赏
060	《诸子集成——荀子篇》心得笔记

罗雨笙文集



064	爷爷和我谈读书做人
073	浅谈“潜在意识”
075	浅谈《英雄和英雄崇拜》
079	兼谈读书与交友——读《塞涅卡道德书简》一书的收获
083	浅谈马丁·布伯的《我与你》
089	再议“灵感”
092	“穿”的学问
097	浅谈“汉画像”
106	浅谈书画欣赏
111	读颜斐小说集有感
115	读颜斐小说《赛鸽潘东》有感
120	从哲学角度浅论《庄子》
125	论康德
134	磁场效应
136	浅谈女子修行
139	散文的真实性
142	“人生”小感言
144	在地震面前
148	给关大姐的一封信
151	王充《论衡》笔记
161	圣学入门
168	后记
170	诗舞文彩阁——观罗雨笙的舞蹈 / 杨平治

# 梦的追求

敏哥，你在哪

梦，人生仿佛就是场梦，正如古人所说“人生如梦”。哪一个人又没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大大小小的梦呢？当沉浸在梦中时，那玫瑰色、那奇峰异境、那真善美，还有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胜利者的喜悦，这一切会使你感到多么的充实惬意。可一场大梦醒了之后呢？不是长久的思念回忆，便是一场无法弥补的空虚惆怅，有的人不甘心，一次又一次地追求梦境，因为它是美的，可以给人带来欢乐。或许追求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享乐，但也可能从此成为“醒梦”者的话柄。

每个人，似乎一出生，上帝就安排了他（她）应有的命运。她的长相，她的环境，她的气质，就能决定她的一生，是好？是坏？是平坦？还是坎坷？都由命中注定。虽然许多人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大胆地追求理想，幸福。但最终他们得到了什么？除少数幸运儿或许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外，多数人似乎看



破红尘从此消沉，在世俗的圈子中度此余生，默默地忍受一切，或一头扎在书堆中寻求解脱安慰；有的为寻求刺激，放荡地享受感官物质的短暂欢快；也有个别不甘沉沦的人，沿着一条不为世人所知所重的小路，不可解脱地固执地寻找着什么，其实他们就像是迷失在荒漠中干渴的旅行者，望着不远前方一片片美好的幻象，不知疲倦地追逐，想去捕捉，怀抱美好的愿望，至死都不肯放弃，然而却永远达不到。

不！生活不像我所想的那么灰暗，梦想也不是不可以实现，尽管我为它痛苦过，可我还是要，执意地要。如果没有它，没有那些对事业的追求，对爱情的梦想，对人与人友爱相帮的向往，生活又会成什么样？我隐隐地抱着这个信念：梦会实现，就像晚间的路灯，看上去朦朦胧胧，不可捉摸，就好像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幻影。然而它确实是存在着，闪着亮、发着光，把黑沉沉的夜，照成美丽的淡蓝色，等人走过去，就投下长长的影子，而它又总是出现在长长的黑夜中。

我多么想再见到你，敏哥！见到你那双眼睛，那瞬间难忘的目光，但愿记忆能定格，让我久久保留着这一瞬间得到的安慰和力量……然而，总像隔着一层雾，越是极力捕捉，越是难以分辨。那双眼睛，那深沉、敏锐理解地望着你的目光，刚要看清了，又立刻隔得遥远遥远。

也许和你结识，对我的一生有着重大而严肃的意义，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短暂，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述说心中这一变化，你已消失在人流中了。自从你和你的朋友们严冬一起闯到我的心里，从此我便时时想到你们。

当我走在人行道上，坐在车中，看到窗外那急驶而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意识到那之中或许有你，有知己。偶然间一束理解的目光相遇，有询问，还有一种息息相通的意味，然而这只是瞬间难忘的目光，却永远也不会相识，这时我常常想着你。

记忆时时把我带入三年前我们的第一次相遇，那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严冬的一个阳光明媚，暖烘烘的下午。满怀惆怅寻找解脱心情的我，来到中山公园的入口处，只见一群血气方刚、书生般的青年，在画廊下热烈地争论着什么，不时传来阵阵笑语声，远远看去是一伙有抱负、知礼仪的青年人，不像我所司空见惯的社会上那种流里流气、满口污秽的青年，也不像那种追求时髦的现代派青年。一种想和你们相识的欲望，促使我冒昧地走上前去，大胆提出要和你们交朋友。在你们吃惊片刻后，马上又引起了你们对我的好奇和欣赏。





三年前，我有这股勇气，因为我还是个满身稚气、充满抱负和理想的姑娘。两条大辫子盘在脑后，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面神，在你们看来我像是梦幻中的小姑娘。但不久，你们就不再小瞧我了。

说实在的，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总觉得，我心中汹涌奔腾不息的激情，这种热情要求发泄、要求表现自己，我写了许多幼稚的诗句——我的挣扎、呐喊、追求以及受损害的悲哀。在你们面前我感觉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与你们愉快的交流中，找到自己的同路人的感觉，和你们一样，当时我胸中充满青春的热血，一种渴望冲破樊笼束缚，渴望像海燕一样在高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渴望朋友们携起手，为祖国美好将来采集自由鲜花的种子，让鲜花朵朵开满大地，让真、善、美充实人间。这无数渴望，造成了和你们相识的机缘。

我像又回到同学中间，充满激情地朗诵了我所作的《渴望》

一诗，我从你们的叫好声中感到了共鸣的心音。

还记得吗，当我们步入中山公园，我让你们注意的在院门前花丛中、古松旁伫立着的两只仙鹤，一只像是仰天鸣叫，一只像是在低头寻觅着什么。那种情景……这是象征长寿和永生的吉鸟，看来一开头我们就很吉利。

公园里的鸟语花香，大自然的清新和谐，处处给人以美感，使我感到兴奋。

你一直默默站在我身边，观察地注视着我。当我带点愠怒抬起头来注视你的那一刻，就注定我将永远不能忘记你。我从没见过这样看着我的眼睛。我深信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绝不会是个浅薄的人。这是一种直射我心底，似乎一开始就已把我的五脏六腑透视得一清二楚的目光，对我的问话，你总是认真作答。在我身上，你似乎发现了你所喜欢的气质或性格。一路上你试着挽起我的胳膊，亲近我。三年前我还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姑娘，和异性接触从不曾肩靠肩，手碰手，我摆脱了你挽着我的臂膀，这才真正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你一番，消瘦偏高的身材，整齐端庄的衣着，有教养的外表，这似乎也是你的那些伙伴们共同的特点，因为天冷你戴着口罩，我看不到你面部所有的表情，只见那双既黑又亮的眼睛闪着智慧多情的光芒。

路过“哈哈镜”室，我半认真地指着问道：“你见过哈哈镜吗？那每一面镜子都反映着你的一种丑态，变了形的身影使你哭笑不得，只有一面反映我本身真实面目的镜子。”“不，不是一面，是两面。”“是吗？我没注意到。”是的，后来我发觉不但你是我的一面“镜子”，我生活中还有一面反映我自身真实的“镜子”。



说话间，我们不知不觉来到公园中心的五色土旁，一起登上那象征祖国领土的五色土。记得吗？当时我和你争辩，我说红色土居中央，你说不对，是黄色土居中央。后来当我再次登上五色土时，才证实了你当时的说法。这中间蕴含的意味深长。在这五色土之上，我们仿佛经历着梦境一般的自豪感，我们是祖国未来的主人。

我们这些同龄人，虽然没有在战斗中经过浴血的考验，也没有在武斗中经过长矛的磨难。但我们的思想却经受了最深刻的考验，经历过痛苦的动摇，也沉溺过内在的孤独，对于一个极力想寻求光明的人，怎么能说她没有经历过政治挫折和精神痛苦呢？是的，也许我们看透得太早了。我们不愿意充当那些大大小小政客们的工具和牺牲品，我们始终清醒地观察和思考着，因为我们深信，祖国要富强，民族要前进。我们的使命是踢开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世界上没有一个巨人是独自走出来的，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在探索的道路上迟早会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我们的努力正代表着一代人的出路，我们是未来的主人。

这是来自我们这些人的肺腑之言，在这领土上，我们大家的心是相通的，贴近的。

我们之间要说的话很多，这一个下午过得非常愉快，在和你们短短的接触中，我感到你们身上有着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叛逆的气息，还有现代青年所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意识。

当大家分手后，你来到了我的身边。

“你为什么不上大学？”你这样发问，因为你们都是大学生。

“受约束。”多么简单轻松的回答，这掩盖了我的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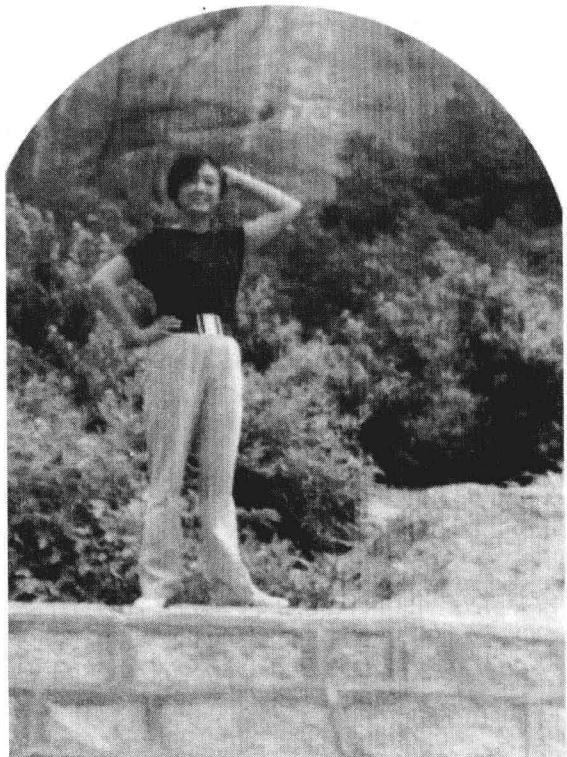
那是因为我无能，  
我何尝不想进学校  
深造？你对我简短  
的回答若有所思似的。  
的确，如果不是  
启发式的，而是  
一味灌输的枯燥无  
味教条式的教学，  
怎么不使人感到约  
束思路，限制自由  
呢？

你夸我：“你  
的围巾真好看。”

记得那天我戴的是  
紫罗兰纯毛围巾，这以后我对颜色的敏感就源于此。

你问及了我的多方爱好和经历，我谈到在农村插队的日子。我还告诉你在农村插队时发生在我身上的奇异经历。当你再接着问下去时，我便沉默不语了，你像哥哥似的，帮我捂着发冻的手。

我们来到林荫树下的一条长凳旁，愉快地交谈着，你的话语似乎天生就给人一种真诚又带有你特有的诙谐，听你说着，我很轻松，在最初的十五分钟里，我已觉得我们实在是认识已经很久了。我告诉你上天曾对我的启示及赋予我的使命。我还告诉你在农村时我怎样光着脚丫在田野上奔跑，喜欢那松软的土



地，我还用针灸治愈一个多年的腰腿痛患者，治愈过一位瘫痪在床上的丁大爷。因为我学过针灸。

你又问我，你现在在看什么书，我回答：《居里夫人》。

不用多言，我们的心已贴得很近，彼此的心相通了，我的戒备，我一向的矜持，早被你深邃炽热的眼神“熔化”了。

“吻吻你，好吗？”你轻轻地低语。我没有拒绝，接受了你轻柔的一吻。这时候，一群乌鸦仿佛嫉妒似的在我们头顶上方鸣叫而过，我们笑了。

你捧起我的脸，仔细凝视着我的脸，我的眉毛，我的眼睛。

“它真美”，你发出这番感叹，我也偶尔听到有人说我的眼睛会说话，但我觉得我长得实在不出众，面部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只是气质不同于一般人。但这话出自你之口，我感觉是发自内心的。

我同样觉得你很美，五官端正，眼睛深邃而鼻梁挺直，有着宽宽的额和很好的下巴，薄嘴、大耳，浑身上下有种令人惊奇的高贵与书卷味，连那眼光都是柔和而细致的，既不灼灼逼人，也不无礼。虽然，这时你仍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但你那眼睛里的两点光芒竟幽柔如小灯，我愕然了，微张着嘴，几乎说不出话来。你静静地坐着，唇边仍然带着那丝微笑，很仔细，很深沉地望着我，眼底里还凝聚着一抹奇异研制的味道，仿佛想把我每一个细胞都看清楚似的。

“你说说看，我属于哪种人？”你的目光露出询问之语，说真的，有时我觉得你很深邃。可刚接触时就来挽我，算不算一种轻浮呢，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正人君子吧！”这一句有正



面意义，也含着点讽刺的意味。你微侧着头，眼底有抹孤傲的哀愁，这哀愁和你的儒雅温和地糅在一起，竟使你有种震撼人的力量。“你以后会了解我的。”你说。

确实，九年来，你和你的影子已向我说明了一切，了解你就像解剖自己一样，我们是一种人，一类人。

分别时，你送我来到前三门楼前，我无意识地说道：“你看这楼，外面看似宏伟壮观，里面却狭小拥挤不堪。”这句话不知触动了你哪根神经，引起了你的沉思，月光下你的面部变得严肃起来，一张因长期思索而显得深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这也许是你平时的面目。当分手时，你望着我，眼底又闪烁着那两簇幽幽的光芒，你的神色，在郑重中带着抹哀愁，儒雅中带着股苦涩。“再吻吻我好吗？”我轻轻地在你左颊上吻了一下，说了句“我会想你的”，就匆匆离开了你。

哪知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这样亲切地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